

魯迅原著 · 丁聰作畫

# 阿Q正傳插畫

羣益出版社出版

947

9

# 目次

序一.....茅盾

序二.....吳祖光

阿Q正傳插畫二十四幀(附原作節錄).....丁聰

跋.....葉苗子

## 序 一

茅 盾

認識了聰兄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四個月。那時候，一個小型的半月刊「筆談」正待出版，而丁聰兄剛巧也到了香港。我們一聽到「小丁」來了，立刻就想法拉他來擔任「筆談」的「美術設計」，承蒙他慨然允諾，於是在八月初旬某一天的傍晚——晚報上正以大字標題報告蘇聯紅軍且戰且退，西北的戰事亦頗嚴重的時候，在皇后道的某「狀師大樓」（筆談社在這裏掛得有一塊招牌的），我第一次會見了「小丁」，這以爲，我是只在他的作品中想像他的豐采，我把我未見過的藝術家的儀表，長而且亂的頭髮，蒼白臉，乃至大領結，來想像未識而的「小丁」，這可完完全全失敗了，「小丁」給我的第一眼的印像是一位運動員，直到現在，我每逢讀到小丁的畫，我眼前便跳出一個短小精幹，天真快樂的運動員。

「筆談」如果有值得誇耀的地方，其中之一便是我們這位「美術設計」的專員。除了一般的設計外，他又常為重要的文章特繪插圖，當時鑄版印刷等條件都還方便，我們頗有意將這小型刊物妝點得漂亮些，因為據說這也是當時南洋的大多數讀者——看慣了美國風刊物的讀者，所喜歡的。

然而當時我們竟不曾想到應該讓小丁來一個大展天才的機會，——來一個連載的故事圖，比方說，圖畫的阿Q正傳。

十八天的戰爭，香港淪陷。又十有四日，我們從這血腥的孤島逃回祖國。中途在某處略歇，我又看見了小丁；原來他剛巧也是走了同一條路。那時，他的運動健將的豐采，他的天真而快樂的容顏，至今仍留在我腦海。

這已經有了兩個年頭了，小丁在此兩年中，不曾放下了他的畫筆。雖然大後方的困難到極點的鑄版印刷的條件好像畫家們除了開畫展便沒有用武之地似的，小丁却戰勝了這一切的困難，我們現在又幸運地讀到了他圖畫的「阿Q正傳」。

我看見過了不同的作家所改編，不同的劇團和演員所演出的舞台上的「阿Q正傳」。當然，他們所專表演的只是一個阿Q——魯迅的不朽的典型人物；但是我總覺得這些在舞台上出現的阿Q却不止一個。甚至同一改編的劇本由不同的演員來演出時，那阿Q也會是頗不相同的。然而這不是說，除了魯迅筆下的阿Q，舞台上又有了兩個乃至兩個以上的阿Q了，舞台上的阿Q還是魯迅筆下的阿Q，不過不全，不是整個的阿Q而是某一特點雖然頗為顯著而其他的特點却又覺得不夠鮮明的翻版的阿Q，所以然之故，我以為還在阿Q這典型是那樣的複雜而深刻，矛盾而又統一，使人憎而又使人愛，要整個地把握到而用藝術的另一形式再現出來，怕不是一蹴可成的。

對於圖畫的「阿Q正傳」我也有同樣的感想，我讀過兩種以上的圖畫的「阿Q正傳」，覺得畫家主觀的看阿Q時所取的角度往往會成功了不同的畫面——完全不同的氣氛，不光是阿Q的表情姿態之不同。正好像舞台上的阿Q有使人只感

到滑稽可笑，或者奇頭奇腦，而看不到阿Q性格中的悲劇的素質。

因此，我相信圖畫的「阿Q正傳」也是正該方興未艾。畫家們畫的不是「阿Q正傳」而倒是各個畫家的個性借阿Q而畫了出來了。在這意義上，阿Q倒成了一面鏡子！小丁的圖畫的「阿Q正傳」無疑地還不能作為定論的阿Q的畫像，然而他在已有的若干圖畫的「阿Q正傳」中找上了一道清新有力的光芒，却也是不能否認的事。

在我這外行人看來，小丁的「阿Q正傳」故事畫一方面表現了他個人的個性，又一方面他是打算表現「阿Q正傳」的整個氣氛來的。構圖的大胆而活潑，叫人想起小丁的全部豐采。二十四幅畫，從頭到底，給人的感覺是陰森而沉重的。這一感覺，我在讀到其他的阿Q畫傳時，不曾有過。我是以為陰森沉重比之輕鬆滑稽更能近於魯迅原作的精神的。在這一點上，我看到了小丁是怎樣努力打算將「阿Q正傳」的整個的氣氛表現出來了。

然而小丁不曾畫阿Q。小丁的心目中該也有他的一個阿Q赫然存在，可是他簡直未嘗企圖把他畫出來。二十四幅畫中都有阿Q，那是事實；然而這些都只是故事發展中的阿Q而不是阿Q的畫像。我以為小丁這是故意不畫，這是因為他能夠整個地理解到阿Q這典型人物之複雜與深刻，矛盾而又統一，他覺得與其畫一個不全的，歪曲的，無寧付缺。就畫而論，這當然是美中不足，然而小丁的對於「阿Q正傳」的忠實，他的藝術家的態度之嚴肅，我們是能夠諒解而且深致讚美的。

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小丁會滿足我們這缺望，這就是說在不久的將來，但小丁覺得他心目中的阿Q已經成熟到可以藉線條表現于紙上，而且我們鑄版印刷的藝術條件也會改善，我們可以用珂羅版來印畫家的作品，如同在戰前一般了。

## 序二

吳祖光

由夏天到冬天，我跟着朋友們一同過了這半年的「浪漫」日子。

所謂「浪漫的」，就是說我們的這種不安定的，遊牧式的，艱苦却是快樂的生活。雖然我們時常窮到一塊錢都沒有了，但是仍舊很愉快很愉快地作完了我們每個人不同的樁又一樁的工作：有的演了戲，有的畫了畫，有的寫了文章。雖然秋天趕走了夏天，冬天又趕走了秋天，然而春天的情趣都並沒有離開我們，反而離我們更近了。

是不是在一個地方的看到的那些插圖本的莎士比亞全集提高了小丁的創作慾望？他也想為一部名著作一套好好的插圖。他選定的書是「阿Q正傳」。

我不甚同意，意識上我似乎覺得這本小說過了時，再則亦早有許多人為它作過「插圖」以及「連環圖畫」，何必再多此一舉呢？小丁說：「那麼再請你為我



想一本別的书來。」

我真地想了許久，奇怪，在我們的現代文學裏竟找不出一本再比「阿Q正傳」更值得畫上圖的书。而我借此機會再得重讀一遍「阿Q正傳」時，便後悔自己說的「過了時」的這句話。「阿Q正傳」不但沒有過時，反而在此時此地更顯出它刺心貫骨的鋒芒。我們的劣根性，壞習氣一日不能消除，「阿Q正傳」的涵義便是萬古長新的。

因此我們同意於小丁為「阿Q正傳」作插圖。至於有人已經作過這種工作這一層，當我們看到別幾部這樣的作品時，這理由似乎也就不復存在了。

為了大後方物質條件的關係，插圖只有用木刻，是由小丁畫好，由成都木刻名匠胥叔平先生手刻的。我們的完全「民族形式」的手工業近年來漸為人所發現，所認識，這裏的木刻也值得我們欣悅。胥先生所用的工具是最原始的直線的刻刀，就用這一把簡單的刀來鐫刻最細緻的花紋，傳出原作神韻，不爽毫釐，所以

僅就木刻這一項，已堪稱手工業的珍品。

寫到這裏我就想到小丁伏在我對面桌上構思他的圖畫的樣子，這二十幾幅插圖自然就是我們流浪半年的一個紀念品。我們住的那間在水中央的，用布景圍起的小亭子；那白天透光，夜裏透風，被頑皮孩子撕去了紙的窗子；牆角鑽出來的老鼠，夜深時滿地亂跑；但是我們的小屋子永遠是那麼溫暖，充溢着朋友們的歡笑的。讓我用這幾行字長此引起我們的回憶，並且紀錄這一個永久的珍貴的情。

阿Q正傳插畫



太爺一見，滿臉濺來，喝道：

「阿○，你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麼？」

阿○不開口。

趙太爺愈看愈生氣了，搶進幾步說：「你敢胡說……，我怎麼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麼？」

阿○不開口，想往後退了。趙太爺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

「你怎麼會姓趙。——你那裏配姓趙！」



只是有一回，有一個老頭子頌揚說：「阿Q真能做！」這時阿Q赤着膊，懶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別人也摸不着這話是真心還是譏笑，然而阿Q很喜歡。



誰知道阿Q採用怒目主義之後，未莊的  
人們愈喜歡玩笑他，一見面，他們便假作喫驚  
的說：

「喂，亮起來了。」

阿Q照例的發了怒，他怒目而視了。



